

## 第二十九章 夜宴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三日之後，禮樂大作，大紅燈籠高高掛，下方賓客往來絡繹不絕，好一個煌煌盛世景象。北齊使團與東夷來客在慶國主賓的歡迎下，滿臉笑容，沿著長長的通道，走入了慶國最莊嚴的皇宮之中，看著三方表情，似乎這天下太平異常，那些日子的戰爭與刺殺，是根本沒有發生過的事情。

宴席的地點安排在皇宮的外城祈年殿中。

在平幾前來回端上食盤與酒漿的宮女們長的非常漂亮，範閑挑著眉尾，滿臉帶笑望著她們在宏大的宮殿裏忙來忙去。這些宮女們發現年輕英俊的範公子對自己投注了一些不一樣的目光，不免會有些羞澀，淡淡胭紅變得愈發紅潤了，時不時偷偷瞄他一眼。

殿前名士雲集，卻鴉雀無聲，慶國這方主賓有許多是範閑都未曾見過的各部主管和一些王公貴族，隻有陳院長與宰相大人同時稱病未來。對麵坐著的是北齊使團與東夷城使團。

範閑雖然位卑官低，但由於身兼副使之職，所以被安排在中間的案幾下坐著，身旁都是些上了年紀的高官，不免有些不自在。正此時卻聽著旁邊老者微笑說道：“賜宴規矩多，不過陛下向來隨和，範公子不要緊張。”

這位老人是禮部侍郎張子乾，範閑因為與禮部尚書郭家有不可解的仇怨，所以有些暗中警惕這人，但聽對方說話，似乎並無惡意，不由慚然一笑道：“小子向居鄉野，哪裏見過這等排場。若有什麼失儀的地方，還望老大人指點一二。”

張子乾捋須領下長須，微笑道：“任少卿今日朝會上，極言範公子此次談判中出力極大，當此之際，朝中無人會對你如何，隻是要小心麵那些人。”

二人的目光往對麵望去，隻見北齊使團的長寧侯正百無聊賴地等著，而最頭前的一桌卻依然是空著在，想來就是那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莊墨韓大家。而在東夷使團的首席。卻坐著一位中年大漢，這大漢腰畔長劍未下，範閑不由皺眉道：“為什麼他能持劍入宮。”

“陛下親准。四顧劍門下，向來劍不離身，這是特例。”張子乾像給自家晚輩解釋一般，細細說道。

“他就是四顧劍首徒雲之瀾？”範閑倒吸一口吟氣，雙眼微眯，頓時感覺到那係劍大漢身上自然流露出的那股厲殺之意。

這些天，慶國朝廷刻意冷落東夷使團。看來這位九品劍法大師雲之瀾，心情並不怎麼好、即便坐在慶國宮殿上。整個人依然是冷冰冰的。

範閑正看著雲之瀾如劍一般的雙眉，極巧的是雲之瀾也向他望了過來。

兩道目光像閃電一般在宮廷的空氣中劈到了一處。

片刻之後，範閑示弱般低下頭，輕輕咳了兩聲，對方目光裏的劍意太濃。

這一對望。頓時讓殿中所有人都注意到了這方。大家都知道。範閑在牛欄街殺了四顧劍門下兩位女娃。而東夷城此前來貢，就是為了收拾那件事情的首尾。但依照大多數人的看法。隻怕這位劍法大師雲之瀾，是不介意將範閑斬於劍下的。

好在如今東宮太子也通過談判人事安排一事，向範閑釋放了一些善意，所以如今朝廷之上，不論哪個派係，都不敢因為此事，而對範閑感到幸災樂禍。外敵當前，所以慶國這方不論哪部主官，還有軍中人士都狠狠地瞪向東夷城首劍雲之瀾，整個宮殿裏的藝氛，頓時緊張了起來。

範閑麵無表情，低頭調息著體內的真氣，時刻準備著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殿側一方傳來隱隱琴瑟之聲，宮樂莊嚴中，有太監高聲嘶喊：“陛下駕到。”整個天下最有權力的

人，慶國唯一的主人，皇帝陛下攜著皇後，緩緩從側方走了過來，滿臉溫和笑容地站到龍椅之前。

“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。”

殿前的群臣恭敬跪下行禮，使團來賓躬身行禮，原本殘留在殿內的那一絲緊張，全部被一種莫名莊嚴肅穆的感覺所取代了。

皇帝陛下高高在上，皇後在旁相伴，太子在父母下方兩個台階也有個獨一無二的座位。這種場合，其它的皇子一般是不會來的。皇帝的眼光在下方群臣身上一掃而過，溫和說道：“平身吧。”

行禮而起，賜宴正式開始。首先是北齊使團大臣出列，例行的一番歌功頌德，宣揚了一番兩國間的傳統友誼，便退了回去。又是東夷城雲之瀾出列，麵無表情地說了幾句，也退了回去。

皇後微微一笑，低聲在陛下耳邊說道：“這個東夷城的人物，倒是傲氣得很。”天子國母高坐在上，他們之間的說話，根本不虞會有旁人聽見，所以說話倒是直接。

陛下亦是溫和一笑道：“四顧劍的首徒，若連絲傲氣都沒有，隻怕進聯這屋子，握劍的勇氣都會沒有。”

早有宮女將熱菜新漿換上，群臣埋頭進食，不敢說話。陛下沒有開口，自然是一片安靜。

範閑有些不適應地低著頭，眼光卻極不易為人察覺地瞄著對麵，幾前還是空無一人的首席之上，已經坐上了一個人，那人麵容蒼老，一雙眸子卻是清明有神，額上皺紋裏似乎都夾雜著無數的智慧，一身白色土袍如雲般將他並不高大的身軀護在正中，不問而知，這位就是北齊大家莊墨韓了。

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落座的，範閑分析著，應該是皇帝陛下來的時候，他同時進來。看來傳言不誤。這位莊墨韓極得太後賞識，說不定先前就一直是呆在皇宮裏。

當範閑偷瞄對方的時候，卻不知道高高在那對夫婦也在瞄著自己。皇後淺飲一口酒，眼光示意了一下範閑所坐的方位，輕聲道：“那個年輕人就是範閑，農郡主將來的駙馬。”

陛下微微一笑說道：“看上去生得倒是好看，在京中也有些詩名，今日朝上，辛其物與任少卿這兩位少卿同時稱讚他的才能，朕倒真有些好奇。為何太子舍人與宰相門生，都對他如此親善。”

皇後的笑容有些勉強：“也許太子明白了人緣臣緣？再說...他畢竟馬上就是宰相大人的女婿。”

“噢，人緣？”陛下似笑非笑，也沒有看皇後，反而看著下方自己的兒子，“看來聯這兒子也知道人緣的重要性了。”

雖然聽出一絲不滿意，但皇後依然感覺到陛下今天心情不錯，對於太子也不像往日那般隻願意嗔斥，難得有些正麵的評價。不由高興說道：“承乾漸漸長大，總是會懂些事情的。”

皇帝陛下笑無語。

...

宴過片刻，範閑不知道是因為緊張還是什麼原因。不停地喝著酒。這些酒漿頂多算黃酒一類，度數不高，喝著酸甜甜，範閑沒覺得如何，但在旁邊諸官的眼中。這少年喝酒的模樣。著實有些動物凶猛。就連禮部侍郎張子乾都忍不住提醒道：“範大人，不要喝多了。萬一殿前失儀，那可是大罪。”

聽到範大人三個字，知道對方是在提醒自己，這裏並不是流晶河上，而是在莊嚴深宮之中，自己的身份也不是酒客，而是個臣子。範閑心頭微笑，卻是真氣逆運，將酒意逼至臉上，眼眸裏頓時多了一絲迷離之意，壓低了聲音說道：“不敢瞞老大人，小侄實在是緊張，還不如趕緊飲些酒，也好放鬆一些。”

張子乾看著他醉態初顯，似乎聽不清自己說話，隻好搖頭苦笑道：“宰相大人稱病不來，你那父親偏生也不來，卻將你這小子交給我管，如果真喝得爛醉如泥，我怎麼向他們交代？”

對麵北齊使團這些天，可著實被鴻臚寺的那些外交官員們為難慘了，此時見到範閑模樣，不由相視一眼，心中拿定了主意。這些天雖然範閑身為副使，一直沉默不語，但使團眾人卻是深為厭惡那張漂亮臉上時刻流露出來的驕橫，北齊在慶國京都依然角不少探子，當然知道，慶國鴻臚寺此次之所以如此厲害，全是因為這個叫範閑的副使在背後出的壞主意，至於出的什麼壞主意，卻沒有人知道。

如今兩國談判已成，雙方皇族已經畫押，肯定是無法再反悔了，北齊使團心裏卻依然有著大疙瘩。看著範閑醉

態，長寧侯陰險一笑，站起身來，對著高處恭敬行禮道：“陛下，這些日子雙方談判辛苦，貴國鴻臚寺眾屬也是辛苦，不知外臣可否敬諸位鴻臚寺官員一杯，以證兩國情誼。”

長寧侯發話之時，東夷城使團坐在他們旁邊，自然也將範閑的醉態看在眼裏，知道北齊人想做什麼，隻是冷眼旁觀著，卻沒有湊熱鬧。

龍椅太高，皇帝陛下與皇后似乎沒有看清楚場間的暗流，也自然不會注意到範閑，啾啾一笑允了。太子也湊趣道：“長寧侯自然是要盡興才行，所謂場上對手，場下也是朋友...當然，酒桌之上，就隻是對手了。”

太子其實隻是想表現一下自己的談吐，但這談吐實在一般，而且他不清楚事情將會如何發展，倒是愁壞了坐在下方的鴻臚寺眾官，這些天的談判裏，大家早已經把範副使當作了自己人，怎麼能讓北齊人將範副使灌醉，但是雙方坐得遠，根本沒法子幫忙去。

範閑微笑與北齊使團飲著酒，心裏卻隱隱有些不安，最近幾天、長公主管理的那些商會開始對澹泊書局下手了，提紙價壓書價，簡簡單單的兩手，就讓範思韞和七葉掌櫃非常鬱悶，但他知道，對方其正的手段應該在後麵。而他今天的手段，正好需要酒漿的幫助。

不醉酒難，裝醉酒更難，這是範閑第一次宮廷賜宴時最強烈的感覺。北齊那邊也不行了，八個使臣倒了六個，最後連長寧侯都不再顧著自己身份，結果壯勇犧牲，半掛在範閑的胳膊上。

直到此時，一直與皇后和莊墨韓大家輕聲交談的皇帝陛下，唇角微綻笑道：“宮裏，已經很久沒有這麼熱鬧過了。”

那位莊墨韓一直沉默著，隻是偶爾在慶國皇帝陛下發問的時候才會輕聲回答幾句。擺足了一代名士的派頭。此時順著陛下的眼光望去，似乎也才剛剛發現那邊嘈雜，看看那個正抱著北齊長寧侯灌酒的漂亮年輕人，好奇問道：“那位年輕的大人，就是詩家範公子？”

這位大家，似乎很難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那位傳說隻憑三首詩，便成功贏得詩名的少年才子，竟然是個好酒狂徒。

皇帝陛下似乎也有些微微惱怒。提高了聲音喊道：“範閑。”

整個宮殿裏的人，其實大半個耳朵都在仔細聽著龍椅上的動靜，生怕有一時不查。所以當皇帝陛下發話之後。諾大一座宮殿頓時安靜了下來，鴉雀無聲除了那個叫範閑的年輕大人，依然在不停地嚷著：“飲勝！飲勝！”

那似乎是南方的某種說法，看來小範大人真的喝多了。

“範閑！”看見那小子喝醉了，太子也忍不住壓著怒意喝斥了一聲。畢竟任範閑為副使是東宮的建議。也正因為此事。範閑今日才有入宮的資格，範閑丟臉。在太子的心裏，自己也不怎麼光彩。

似乎察覺到宮殿裏的氣氛有些安靜得怪異，範閑有些愣愣地站在原地，眼光有些迷亂地四處掃了一掃，但漂亮的臉上卻透著一份酒後的灑脫狂意。

“誰喊我呢？”

朝中凡是與範家宰相家交好的大臣們，聽見這小子的回應，都恨不得馬上把他嘴巴堵上，然後塞進馬車，趕緊扔回範府去。

出乎眾人意料的是，高高在上的皇帝陛下聽見這聲隻有在酒樓上才有的應答後，卻似乎並不怎麼生氣，反而笑了起來：“是朕在喊你。”

聽見朕在個字，不論是真醉還是裝醉的人都要醒過來，範閑也不例外，趕緊躬身行禮：“臣...臣罪該萬死，臣...喝多了。”

他這一鬆手臂、一直被他挽著的北齊長寧侯醉醺醺的就癱軟了下來，叭的一聲摔在了地上。慶國官員見敵國談判長官摔得如此狼狽，唇角泛起微笑，十分得意。北齊使閉唯一沒有喝醉的兩個使臣，趕緊將長寧侯扶回座位，自有宮女體貼送上醒酒湯。

皇帝陛下斥道：“朕當然知道你喝多了，不然定要治你個殿前失儀之罪。”

範閑勉力保持著躬身的姿式，苦笑著分辯道：“臣不敢自辯，不過有客遠來，不亦樂乎，不將北齊的這些大人們陪好，臣身為接待副使，不免是職司沒有完成好。”

“瞧瞧。”陛下側身對皇後說道：“這還是不敢自辯，若他自辯，隻怕還會說...是朕讓他喝的，與他無尤。”

皇後知道陛下一向最疼愛晨郡主那丫頭，不知道他是不是愛屋及烏，微微一笑，既不為範閑說好話，自然也不會傻到出言斥責。

“範閑。”這是皇帝陛下第三次在殿上喚出他的名字，眾官豎耳聽著，內心深處卻品砸出來了別的味道，看來範家與皇室的关系，果然不一般。

隻聽陛下淡淡說道：“你範家與朕的情份不一般，在朕眼中，你也隻是個晚輩罷了，且不論君臣，當朕說話之時，你還是得把你那張利嘴給閉著！不要以為朕不知道你在酒樓上那番胡謔言語，小小年紀，真以為嘴皮子利索些，便將這天下之人不瞧在眼裏。”

明是貶斥，暗中卻是囑護有回，群臣群使哪有傻瓜，會聽不明白。

果不其然，隻聽得陛下輕聲說道：“值此夏末明夜，君臣融洽，邦誼永固。範閑你向有詩名，不若作詩一首，以誌其事。”

群臣紛紛附和，知道陛下是給範家一個顏麵，看來陛下靈機一動，想借今日廷宴之機，讓諸臣知曉，這範氏子，這位八品協律郎，是個什麼樣的人物。陛下是要給範氏子一個出頭的大好機會。隻是小範大人此時喝得半醉，恐怕會浪費這個機會，真是可惜。

範閑酒意上涌，確實有些迷糊，但這番殿前對話卻是聽得清清楚楚，自嘲一笑，對著龍椅方位一拜道：“陛下，下臣隻會些酸腐句子，哪裏敢在一代大家莊墨韓老先生麵前獻醜。”

此言一出。群臣目光都望向了莊墨韓，這才明白陛下的意思，絕對不僅僅是給範氏子一個露臉的機會而已。而是借此機會，要向天下諸國萬民證明，論武，慶國舉世無雙，論文。慶國也有足以匹敵莊墨韓的才子！

範閑“萬裏悲秋常作客”的名頭。在京都裏早已響了數月。隻是後來他堅不作詩，才漸漸淡了。諸臣聽他一句話便把事情推到莊墨韓那裏。還以為他與陛下早就暗中有個計劃，要打擊一下北齊文壇大家的氣焰。

其實範閑也隻是猜的，前世的經驗並不足以讓他能猜忖帝王之心，但是看慶國近來文風之盛，想來這位陛下一直不甘心戰場之上無一合之敵，文場之上卻始終被北齊人視作南蠻。

這莊墨韓來國之後，出入宮禁，雖然是太後及諸位娘娘敬其文名，但是隻怕陛下的心裏會很不舒服。偏生慶國並無文章大家，於是乎自己這個文抄公，便被很無辜地推上了擂台。

範閑知道自己沒有猜錯陛下的意思，因為隔著老遠，他強悍的目力依然能夠看清楚，陛下的雙眼漸漸眯了起來，目光幽深裏透著一絲欣賞。

這欣賞，自然是欣賞小範大人深明聯心，同時也是警告，作首好詩出來，莫在莊墨韓麵前丟了慶國的臉麵。

“不若你作一首，讓莊墨韓先生品評一番，若不佳，可是以罰酒的。”皇後微笑說道，她也清楚自己身旁男人的想法，提前布了後手。

事已至此，還能如何？範閑回到席間，不顧醉意已濃，又傾一杯，讓微酸酒漿在口中品砸一番，眉頭緊鎖。

眾臣皆知範公子急才，所以暗中替他數著數。大約數到十五的時候，範閑雙眼裏清光微現，滿臉微笑，雙唇微啟，吟道：“對酒皆歌，人生幾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但為君故，沈吟至今。我有嘉賓，鼓瑟吹笙。明明如月，何時可掇？契闊談宴，心念舊恩。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，繞樹三匝，何枝可依？山不厭高，海不厭深。周公吐哺，天下歸心。”

如同範閑每次丟詩打人一般，此詩一出，滿堂俱靜。

此乃曹公當年大作，範閑刪了幾句，拋將出來，值此殿堂之上，天下歸心正好契合陛下心思，最妙的是周公吐哺一典，在這個世界裏居然也存在，而且此周公卻不是抱皇帝之徒，而是實實在在做了皇帝，故而範閑敢於堂堂皇皇地寫了出來。

許久之後，宏大的宮殿之中，群臣才齊聲喝彩：“好詩！”

皇帝陛下麵露滿意之色，轉首望向莊墨韓，輕聲道：“不知莊先生以為此詩如何。”

莊墨韓麵色不變、他這一生不知經歷過多少次這種場面，也不知品評過多少次詩詞，之所以能得天下士民敬重，就連殿下這些慶國官員，有不少都是讀他的文章入仕，所依持的，就是他的德行與他的眼光，當然，最重要地還是他自身宏博的學問。

“好詩，”莊墨韓輕聲說道，舉筷挾了一粒花生米吃了，“果然好詩，雖意有中斷，但強在其質，詩者，意為先，質為重，範公子此詩意足質實，確實好詩。想不到南慶如今也能出人才了。”

範閑微微一笑，他對這位文壇大家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，隻是不喜歡對方的作派，淺淺一禮後便往自己的席上歸去，隻是腳下有些踉蹌。

廷上諸官還在竊竊私語小範大人先前的詩句。如果一般而言，文事到此便算罷了，但今天殿間的氣氛似乎有些怪異，一個人冷冷說道：

“莊先生先前言道南慶，本就有些不妥，先生文章大家，世人皆知。在這詩詞一道上，卻不見得有範公子水平高，何必妄自點評。本朝文士眾多，範公子自屬佼佼者，且不說今日十五數內成詩，單提那首萬裏悲秋常作客。臣實在不知，這北齊國內，又有哪位才子可以寫出？”

這話說得非常不妥，尤其是在國之盛宴之上，顯得異常無禮。慶國皇帝沒有想到尋常文事竟然到了這一步。陛下的眼眉間漸漸皺了，不知道是哪位大臣如此無禮，但這人畢竟是在為本朝不平，卻也無法降罪。

範閑停住了回席的腳步，略帶歉疚地向莊墨韓行了一禮，表示自己並無不恭之意。莊墨韓咳了兩聲，有些困難地在太後指給他的太監攙扶下站起身來，平靜地望著範閑：“範公子詩名早已傳至大齊上京，那首萬裏悲秋常作客，老夫倒也時常吟誦。”

範閑忽然從這位的眼中看到一絲憐惜，一絲將後路斬斷的絕然。範閑忽然心中大動、感覺到某種自己一直沒有察覺的危險，正慢慢向自己靠近了過來。他酒意漸上，卻依然猛地回頭，在殿上酒席後麵，找到了那張挑起戰事的臉來。

郭保坤。

被自己打了一拳的郭保坤，太子近人郭保坤，宮中編撰郭保坤，今日也有資格坐於席上。但很明顯他的這番說話，事先太子並不知情。以太子和範閑一眼，都眯著眼睛，看著郭保坤那張隱有得意之色的麵容，不知道他究竟是想做什麼。

範閑感覺到了危險，微微笑著。

此時聽得莊墨韓又咳了兩聲，向皇帝陛下下行了一禮後輕聲說道：“老夫身屬大齊，心卻在天下文字之中，本不願傷了兩國間情誼，但是有些話，卻不得不說。”

陛下的臉色也漸漸平靜起來，從容道：“莊先生但講無妨。”

陛下說話的同時，皇後也端起了酒杯，張嘴欲言，複又收回。

“風急天高猿嘯哀，渚清沙白鳥飛回。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大江滾滾來。萬裏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獨登台。艱難苦恨繁霜鬢，潦倒新停濁酒杯。”宮殿之上無比安靜，不知道這位大家，會說出怎樣驚人的話來。

“這詩前四句是極好的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